

恐怖侦探小说



魔鬼橡树

[德] 亨宁·帕维尔 著
卫茂平 译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魔鬼橡树

卫茂平 译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鬼橡树/(德)亨宁·帕维尔著;卫茂平译.

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05.8

ISBN 7-5391-2815-1

I.魔... II.①亨... ②卫... III.长篇小说-德国-现代

IV.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05293号

Henning Pawel, DAS GEHEIMNIS DER SATANSEICHE

© 1999 by K. Thienemanns Verlag, Stuttgartwien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03-022

魔鬼橡树/(德)亨宁·帕维尔 著 卫茂平 译

责任编辑 邱建果

美术编辑 徐 泓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
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mm×1260mm 1/32

印 张 6.75

书 号 ISBN 7-5391-2815-1/I·682

定 价 12.8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6524997)

- 一 紧急刹车 / 001 二十
- 二 护林人 / 020 二十
- 三 江湖郎中 / 027 四十
- 四 魔鬼橡树旁的“鬼火” / 038
- 五 深夜追踪 / 058 六十
- 六 “外星人”大开杀戒 / 073
- 七 警察的到来 / 080 八十
- 八 谁是凶手? / 086 八十
- 九 飞机上的旅行观光 / 092
- 十 妈妈来了 / 097 一百一十二
- 十一 地洞里的惊人发现 / 101



目 录

十二 夜探三女石 / 110

十三 援救牧羊人 / 116

十四 岩洞里的冒险 / 123

十五 与死亡的斗争 / 140

十六 获救 / 154

十七 对援救者的欢迎 / 158

十八 探访牧羊人 / 164

十九 红眼睛再次出现 / 169

二十 洞穴抓“魔鬼” / 174

二十一 秋天的薄暮 / 206

译后记 / 211

目 录





紧急刹车

暑假在一夜之间来临。我坐在去圣塞巴斯蒂安的小火车上，从那里仅有三十公里就到亨得尔塔赫的山里。火车每天一班，又一次装满了游客和旅行团。莎拉，我那个很酷的妈妈，站在月台上，而我则在车厢里。她有些伤心，这看得出来。她不喜欢告别，尽管她曾同一大堆人道过别，每年至少一人。“向她们两个问好。”莎拉说着，试图微笑。

她们两个是耶丝，我的外祖母，和诺，我的姑妈。她们一直住在亨得尔塔赫。除了莎拉，耶丝和诺是我认识的最最酷的女人。她们只是有些萎缩了。七十五岁的人当然不再长大。不过她们不同寻常的诙谐和可爱。我面临的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六周。在亨得尔塔赫的假期。身边没有莎拉。她去东海岸，去游泳和钓鱼，找琥珀和一个夏季男人。莎拉仅在夏天喜欢男人。为什么？这我不知道。无论如何莎拉的A渡船总是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停下。以前我总以为，既然有A渡船，那么在陆地和岛屿间一定还有B渡船和C渡船。不过今天我明白，一只A

渡船意味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间发生的事,即桃色事件,它起于假期,至迟在假期末结束。

我看着站在月台上的莎拉。她头朝上看着我,说着她最爱说的话:“啊,啊,安托尼奥。”然后又说:“我会想你。”

“我也会想你,”我说,“不过夏天我只会挡你的道。”

莎拉想说什么,但我没让她有机会插话。

“你自己也知道,那些家伙会发神经病。如果他们来了就会知道,他们不是你身边最重要的人。”

莎拉大笑:“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事。好好照顾自己,安托尼奥。祝你有一个世上最美好的夏天。”



火车启动。妈妈再次向我招手,随后迈着大步,急急

离去。

我正想去车厢里找自己的座位,突然看见远处顺着月台有两个人匆忙赶过来。一个胖子手拎箱子,身边是个同我年龄一般大小的男孩。检票员还站在小火车车厢边上,装模作样地向前面的火车司机打信号。现在他打算进车厢。可我在里面把门拉住,从门缝里往外叫:“嘿,把车停住。那里两个人也得上车。”

“你想弄死我?”他在外面喘息。

“你得把车停住才能继续活下去。”我说着把车门打开一条缝。他像一条红火鱼那样盯着我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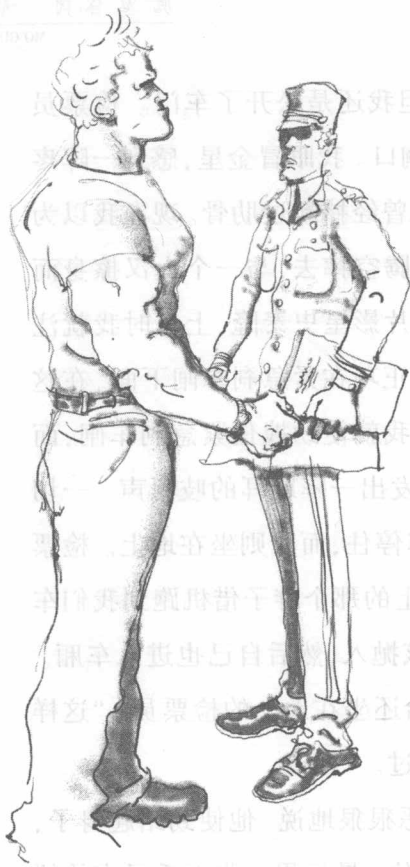
火车现在越开越快,但我还是松开了车门。检票员跌了进来,狠狠地撞在我胸口。我眼冒金星,感到一阵疼痛。在一次冒险跳水时,我曾经摔断过肋骨。现在我以为又出了这样的事。我朝后腾空摔去,与一个大汉擦身而过。此人长得像美国打斗片影星史泰隆,上车时我就注意到了。我摔在车厢角上,正巧在紧急刹车闸下面。在这个时候,人总得抓住什么,我就使劲拽住紧急刹车闸,而它又让火车停住了。火车发出一阵刺耳的吱嘎声。一切都飞了起来,乱了套。火车停住,而我则坐在地上。检票员和史泰隆也同样。月台上的那个胖子借机跑到我们车厢旁,先后把手提箱和男孩抛入,然后自己也进入车厢。他气喘吁吁,把手递给还坐在地上的检票员。“这样乐于助人,的事我还没经历过。”他说。

“我也没有。”检票员恶狠狠地说。他使劲站起身子,用手指着我:“请您感谢这位。最好用一张五千马克的纸币。紧急刹车的事对他来说就值这个价。”

“请等一下,”地上我身旁的那个史泰隆开口,“这个男孩只不过抓住了紧急刹车闸,因为您撞了他。”

“他想敲诈我,让我重新停住91—12次列车。”检票员喘着粗气说,“而我不能这么做。”

“但是您能撞他?”史泰隆站起身,“我可受不了别人把孩子这么撞倒。让我们也来撞您一下。”他在检票员面



前站好，而我能见到，他的T恤衫下肌肉鼓鼓的。

我坐在那里捂着胸脯，小心地探摸。胸口疼得厉害，嘴里还觉得有血，通常是咬下嘴唇咬出来的。史泰隆给我一张手巾纸：“把嘴巴擦一下，让我看看你的胸口。”他跪下身子，拉起我的T恤衫，轻轻地按着。

“您是医生？”胖子问，同样蹲下来。史泰隆摇头。“登山运动员，失业了。经常同伤口打交道，所以懂一些。呼气！”他命令道。我用力喘气。还行，疼痛减轻了。

“幸亏只是一块青肿。”史泰隆对检票员斜了一眼，“应该也给他来这么一下。”因为我不想让检票员有更多的麻烦，见他已吓得脸色苍白，就赶忙说：“我把门堵死，



这也不完全对。”

检票员松了一口气。

现在另一个铁路员工冲入车厢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检票员对我瞟了一眼，然后解释：“又是一次液压系统故障。车厢门被卡住，我进不来，这个男孩就拉了紧急刹车。”

“这项功绩该得到联邦大功勋章！”铁路员工说着同我握手，“你想想一下，这个检票员要是无法入内，得在外面的踏板上一直到圣塞巴斯蒂安。”他为此想得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随后又跳了出去打信号。火车重新启动。

那个胖子现在也同我握手。“这样乐于助人的事我还没经历过。”他又一次敬佩地解释。

“我叫克里斯多夫，”然后他对我说，“克里斯多夫·福兰德，来自汉堡。”

然后他指指身边的男孩：“这是我的儿子萨沙。”

“我叫安托尼奥。”说完后我进入车厢坐到自己的座位上。克里斯多夫、史泰隆和萨沙随后。检票员的身影已经不见了。

“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疲惫不堪，得马上吃点东西。”克里斯多夫说着打开食品袋，“当然你们也受到

邀请。”他把东西放上窗台。苹果、火腿、煎肉饼、鸡腿、排骨、肉排，琳琅满目。突然我也觉得肚子饿了，就拿了一个鸡腿。

史泰隆从他的海员行李袋中取出一罐啤酒给克里斯多夫，给我们一罐可乐，自己拿了一块厚厚的肉排。萨沙啃着一块肉饼。他父亲相当熟练地吃着一块排骨。“他什么都自己做，”萨沙说着指指克里斯多夫，“又煮，又煎，又炸。”

“您是厨师？”史泰隆问。

“世上最好的，”萨沙申明，“各种各样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就餐。他甚至有个艺名，因为他在一次比赛中做了最好的烤饼。”

“不会是绿色烤饼吧？”史泰隆咧嘴笑着问。

萨沙摇摇头：“有馅蛋饼。”

“别以为我是职业厨师。”有馅蛋饼向我们解释，“我是化妆师，在电视台工作。烹调 and 化妆很有关系。用一棵甘蓝叶球我能做出非常特别的东西，而在电视台也同様。”

“你去哪里？”萨沙现在问我。

“亨得尔塔赫。”我说。

史泰隆显得大吃一惊：“无巧不成书。”但此外他没多说一句。





料亲“从未听说过，”萨沙说。

“一个小地方，很远，在高高的山上。”我对他解释。

料宜“你去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度假。没有比那更好的度假地了。”

自科“真的？”萨沙问。

“真的。”

越“你熟悉这个地方吗？”史泰龙饶有兴趣地问，有些奇怪。

商障“我出生在那里，每年又回去。总有些新鲜事。有人在黄光中找纳粹宝藏。那是个高山湖。体育飞机坠毁了，狼又从南斯拉夫溜进。”

井，车厢里突然寂静无声，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。

个“而我得去尤莉亚婶婶那里。”萨沙忽然不高兴地对父亲说。

“只是呆到电视剧排完，”有馅蛋饼表示道歉，“然后我们去荷兰海滨。”

有言他站起身来：“我马上得换车。到了尤莉亚那里给我打电话。我的孩子，祝你假期愉快。安托尼奥，当然也祝你假期愉快。要是你的假期只有你的故事一半有趣……除非在亨得尔塔赫真的出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。”

井，他有些讥讽地咧着嘴笑，伸手向我道别：“再次表示感谢。我们肯定还会见面的。”



火车停住。有馅蛋饼下车。萨沙在后面向他父亲挥手。他再次朝车窗招手,然后离开月台往下走。

“真倒霉,”萨沙说着嫉妒地朝我看,“你每年都这样度假?”

我看到他有些难过,挥手表示不屑一顾:“你有你自己同我不一样的假期。”

“尤莉亚婶婶!”萨沙痛苦地在车厢中四下张望,“她现在已经在准备玩色子游戏。她对此简直着了迷。”旅程的余下时段中大家沉默不语。萨沙呆呆地朝窗外看。史泰隆一直还喝着他的罐装啤酒,不时地低头打瞌睡。我则东想西想。

这个萨沙是朋友。当他气喘吁吁地进入车厢时,我就知道这点。男孩显然在寻找着友谊,而我很需要一个朋友。太可惜了,一旦我在圣塞巴斯蒂安下车,他就会消失,永远地消失。

这时火车已停下。我拿上旅行袋,到了车外。圣塞巴斯蒂安的火车站在市中心。小火车轰隆隆地沿着主街穿过整个地区,然后进入大山。

还不见耶丝和诺的任何踪影。而那些站着等着或呆在小汽车里的人,都不是来自亨得尔塔赫。我得耐心等待。到前面的村子还有约三十公里路。总有人会把我带上。这我能肯定。要是到今天晚上还没人来,我就借一辆



3 自行车独自上路。

史泰隆不见了，但萨沙还靠在窗口。火车在这里总
要停几分钟，因为接下去要钻许多穿山隧道，一切得再
次查验。

这时车站上出现一个老人，手中牵着一条母狗，年
龄同他不相上下。我同他们很熟，都住在亨得尔塔赫。老
人叫贝尼托，他的母狗叫克拉拉。显然他们准备出去旅
行。贝尼托拖着一个老式大箱子，满头大汗。他不断地四
下观望，像是感到非常害怕。

贝尼托是个怪人，几乎不同别人说话，但在村里很
受尊敬。人们称他为医生，因为他替人治病，而且常常手
到病除。尤其老人们基本上都找他。甚至牙齿化脓也找
他看。贝尼托总是能把脓弄出来。虽然几公里外都能听
见那些人的大叫声，不过最后总是皆大欢喜。贝尼托找
到了脓头，他的病人免除了痛苦。贝尼托也帮过我。我的
一个鼻孔总是塞住，不太透气。由此我还有一个绰
号——孩子们叫我铜茶炊，因为我的鼻子呼吸时发出奇
怪的尖叫声。医生说，我得先长大，然后才可以想办法。
有一天贝尼托闻听此事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什么时候同你
的诺姑妈一起到我这儿来一次。”但我没告诉诺，一个人去了。她肯定不会同意以后
发生的事。贝尼托朝我鼻子里看了一下，点点头，然后

说：“魔鬼石。我必须用魔鬼石治你的鼻子。你受得了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”我回答，“只要以后我不再是铜茶炊。”

“百分之一百不会再是，”贝尼托向我保证。他用一个棉球浸上一种气味难闻的东西，把它塞入我的鼻孔。开始我什么也没感觉到，随后在小屋中像只好斗的雄山羊，到处乱窜。

我觉得鼻子里火烧火燎的，疼得脑壳都要炸了。眼睛里泪流不止，鼻子肿得像根黄瓜。事后鼻子的确也大了少许。我大声叫喊，引得贝尼托的母狗也狂吠不止。太恐怖了。可是贝尼托坐在那里，像往常一样，一声不吭地看着钟。当我和克拉拉都叫了十分钟之后，老头才把棉花从我鼻子里取出，又把几块中等大小的冰块塞了进去。疼痛立刻停止。冰块融化后，铜茶炊的事真的一去不复返了。尖叫声没了，鼻子能呼吸足够的空气，直到现在。

我打算朝他走去，向他问好。同我他一直会说几句话。这时突然冒出两个人来。一个家伙试图抢走贝尼托的箱子，另一个粗暴地把贝尼托往一辆汽车中推。贝尼托倒在地上，试图重新站起，但又被人朝汽车方向推了一下，再次跌倒。就是克拉拉也挨了脚踢。要是以前，这些家伙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。克拉拉是只波尔多猛犬，





但是太老了,已无法保护贝尼托。它虽然又叫又咬,但非常无力。一个老人和他那年迈的母狗落在这样的恶棍手里,真是一幅令人悲哀的图景。贝尼托不断地试图站起,每次又被重新推倒。一个家伙突然对着整个车站大吼:“要是这条野狗再不滚开,我就让他飞起来。”他用双手抓住牵狗的皮带,拽着几乎已不再抵抗的克拉拉的脖子,绕着圈子抛甩。

我放下行李,在车站售货亭的意大利人那儿扯下冰棍旗,跑向对面那个扯着可怜的克拉拉在空中飞舞的坏蛋。我用尽全力,用旗杆击向他的脑袋,马上又给了他一下。可惜不幸的棍子在击第二下时已经折断。我站在那里像个刚好被取走了战斗芯片的机器人。那个坏蛋发出一声愤怒的大叫,放开克拉拉,恶狠狠地盯着我看,并朝我走来。我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。我的朋友,那个牧羊人莱昂哈德总是说:“安托尼奥,你的暴脾气会毁了你。”而这个家伙现在就想杀了我。他先挥拳击向我的鼻子,我的鼻子立刻像一只熟透了的西红柿一样炸开。我试图一脚踢向这个家伙的下半身,可惜没有成功。这得长时间的经常练习。随后我的眼睛上又挨了一击。我的头向后仰去,但还没有倒下,而是用另一只还没事的眼睛,瞟对面对的贝尼托,看看他能否做些什么。可他无能为力。他虽然又摇摇晃晃地站起,却只能绝望地四下观望。我又

挨了一下。这次轮到肚子。我像一把小刀折起身子，俯身摔到地上。眼看着一只沉重的皮鞋向自己飞来，但没有到达目的地。萨沙和史泰隆赶到了。我看见那个扯走贝尼托的家伙如何挨了史泰隆重重的一拳后，鲤鱼打挺般地从地上跳起，随后逃之夭夭，就像裤裆里有一辆法拉利跑车。第二个惊奇来自我的新朋友萨沙。他最多只有一米六高，长得精瘦，与他肥胖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。他面对那个抛甩克拉拉的家伙，在他的下巴上不由分说就是一拳，又冷静地飞脚向上，踢得那个家伙团团转。看上去妙极了。

现在这个坏蛋的两颗大牙被打了出来。他不知所措地朝下看着萨沙，思考着，是否该再尝试一番。但还是放弃了，追赶着另一个家伙逃去。我们身边被让出了一块空地，就像一个圆圈，令人厌恶的无赖在中间斗狗。一群人已经围在那里，静静地看着。直到史泰隆问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？”大多数人才散去。

萨沙现在也在我身旁坐下。他浑身哆嗦，颤抖得厉害，以致于史泰隆问：“你发烧打寒战吗？”

萨沙摇摇头。“害怕，”他哆嗦着说，“我肯定有问题，总是事后比事前感到更害怕。这次怕得够厉害的。”

“一个勇敢的胆小鬼，”史泰隆敬佩地说，“世上什么事都有。嘿，刚才你用的是柔道吗？”

